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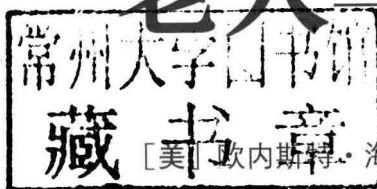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老人与海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/ 著
李文俊 / 译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老人与海



[美] 欧内斯特·海明威 / 著

李文俊 / 译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海明威著;李文俊译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339-4365-3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6461号

责任编辑 王晓乐 岳海菁
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
责任校对 杨爱英

老人与海

[美]欧内斯特·海明威 著 李文俊 译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8

字数 135千

插页 5

印数 00001-10000

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365-3

定价 25.00元(精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他是个独自驾了条平底小船在湾流^①里打鱼的老人，这回一连去了八十四天，却连一条鱼都没能打着。头四十天里，有个小男孩陪伴着他。可是在一连四十天都没能打到一条鱼后，男孩的父母便对儿子说，老人此刻无疑是在遭逢致命的salao^②，也就是说正在倒最最凶险的血霉，便令儿子上另一条船去帮忙，才去一个星期，那条船便打到了三条上好的大鱼。孩子见到老人每天都空着船回来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便总是下到水边去，不是帮他搬回那些卷钓索，便是跟他一起

① 指墨西哥湾暖流，处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，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。本书的地理背景为古巴哈瓦那以东的科希马尔海港。

② 意为“邪运”，是被说话爱吞音的古巴人吃掉音的一个西班牙语词，规范的拼法应是salado，原意是食物因加盐太多而味道变得苦齁。

扛回鱼叉和收卷在桅杆上的帆。船帆是用面粉口袋拼成的，卷上后，一副倒霉相，活像是一面标志着永恒失败的旗帜。

老人枯瘦干瘪，后脖颈上刻着深深的皱纹。两边脸颊上长着褐色的皮肤癌斑，那是阳光在热带洋面上的反射恩赐给他的。褐斑顺着脸颊往下延伸，一双手上则布满了深深的裂痕，那都是用绳索拽拉沉重的海鱼时勒出来的。不过没有一个裂口是新的。它们跟缺水无鱼的沙漠里的一条条蚀沟同样古老。

他身上无处不显得衰老，只除了那双眼睛，它们的颜色蔚蓝如海水，眼睛里总有一股兴致勃勃的劲儿，从来都不服输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那男孩对他说，这时小船已被拖上沙滩，两人正往堤岸上爬。“我又可以陪你下海了。我们已经挣到一些钱了。”

孩子打鱼的本领是老人教会的，所以孩子很爱他。

“别呀，”老人说。“你们那条船势头正旺。就跟着他们干下去吧。”

“可是记得吧，有回你一连出海八十七天都没能打到鱼，可是接下去一连三星期咱们每天都逮到了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的，”老人说。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对我没了信心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让我走的。我是小孩，必须得听他的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。“这很正常。”

“他没有多大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。“可是咱们有。咱们有的，对吧？”

“那是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请你到露台酒店去喝杯啤酒行吗？然后再一块儿把这些家什扛回去。”

“有啥不行的？”老人说。“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在露台上坐下，不少渔夫都拿老人打趣，他倒也不生气。另一些人，年纪老一些的渔夫，则瞅着他，心里难过。不过他们没有显露出来，只是安静地谈论着海流，说他们的钓索垂放在哪层深度，天气怎么一连几天都这么晴好，还谈他们注意到的各种情况。这天有所捕获的渔民已经进港，忙不迭将钓到的马林鱼^①破开膛，把它们半拉半拉地摊放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两人一头，一摇一晃地搭着送去收鱼站，单等冷藏车来把鱼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逮到鲨鱼的人

① 原文为“marlin”，是几种长吻大型海鱼的统称，亦可译为金枪鱼。

则把鲨鱼送去海港对侧的鲨鱼加工厂，在那里工人将鱼往滑轮吊钩上一挂，摘掉鱼肝，割下鱼鳍，剥去鱼皮，然后把肉切成一长条一长条的，以便于腌制。

刮东风时，总会有股腥臭味隔着海港从鲨鱼加工厂那边飘过来；可是今天气味不重，因为风是往北方刮回去的，而且风势也在一点点变小，所以露台酒店这边阳光灿烂，天气宜人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孩子说。

“哎，”老人说。他握着酒杯，正在思量多年之前的往事。

“我去帮你弄些你明天要用的沙丁鱼，怎么样？”

“不用。玩你的棒球去吧。船我还划得动，罗赫里欧可以帮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想去呢。都不能陪你去打鱼了，我总想多少出点力。”

“你请我喝过啤酒了嘛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也能算是个大人了。”

“你最初带我上小船时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你还差点送了命。我没等那条鱼耗尽精力就忙不迭拖它上船，小船险些没让它拆散了。你还记得吧？”

“我能记得鱼尾乱拍乱甩，座板在折裂，棍子砸下去砰砰

乱响。我还记得你把我扔往船头湿绳子盘成一圈圈的地方，我觉得整条小船都在抖动，你用木棍砸击它的声音就像是在砍劈一棵树，我浑身上下都有股甜腻腻的血腥味。”

“这些你真的记得，还是因为听我讲了才有印象的？”

“从我们头回一块儿下海起，所有的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久经风吹日晒的眼睛，充满信任与怜爱地看着孩子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带你出去搏上一把的，”他说。“可你是你爹你娘的孩子，而且去帮工干活的那条船势头正在走旺。”

“让我给你去弄些沙丁鱼来还不行吗？再说我很清楚该上哪儿去弄到四份钓饵。”

“我今天用的还剩了些。我把它们用盐腌上放在盒子里了。”

“我给你去弄四份新鲜的来。”

“一份就行了，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都未曾枯死过。现在就跟清风初起似的，更加生气勃勃了。

“两份吧，”孩子说。

“那就两份，”老人同意了。“不会是偷的吧？”

“我倒是想偷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这些可是我买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，”老人说。他头脑太单纯，都未曾寻思过自己是从何时起做到谦卑的。不过他知道他已经获得这种心态，他也知道这并不丢脸，而且丝毫无损于保持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从这样的海流看，明天准是个大晴天，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上哪儿去？”孩子问。

“走得远远的，等风向转了再回来。我想不等天亮就出发。”

“我会设法让船老大也走远些的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的话，倘若你钓到什么真正的大家伙，我们便可以赶过去帮你一把了。”

“他这人不爱上太远处去打鱼。”

“是不爱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有些情况我看得很清楚了他却还什么都看不见，比如说一只鸟在扑棱，有这样的事就能让他下决心走远些，去逮底下的那条鲱鳕^①了。”

① 鲱鳕，一种属旗枪类的大海鱼，一般长一米余。

“他的眼力这么差了吗？”

“跟瞎也没啥区别了。”

“这倒怪了，”老人说。“他是从来都不去捕海龟的呀。干这种活最伤人眼睛了。”

“可是你有好些年都在莫斯基托斯海岸那边捕海龟，你的眼力还好得很哩。”

“我是个怪老头嘛。”

“不过要对付一条真的很大很大的鱼，你现在的精力是不是还够呢？”

“我想还行吧。再说还有许多诀窍可以用呢。”

“咱们把东西搬回去吧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还要带上撒网去逮沙丁鱼呢。”

他们从船上取了一应用具。老人把桅杆扛上肩，孩子抱起木箱，里面盛着盘成圈状的编得结结实实的棕绳，还拿上抓钩和装有木把的鱼叉。盛鱼饵的小盒就塞在船尾暗处，那儿还有根棍子，是用来制伏已给拖到船边却还不老实的大鱼的。按说谁也不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但是帆和粗钓绳应该拿回屋里去，露水容易使它们糟朽，尽管他深信本地无人会偷他的东西，但是随便把一只抓钩一把鱼叉留在船里总是不必

要的诱惑。

他们一起顺着上坡路走到老人的棚屋前，穿过开着的门走进去。老人把桅杆跟卷起的帆支在墙上，孩子把箱子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边。桅杆都快跟棚屋整个房间一般长了。棚屋是用当地人称作“guano”的王棕靠近花苞处的新鲜叶子搭成的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泥地上还留出块空地好用木炭烹煮食物。用压平的一层层叶筋坚韧的棕叶编扎成的墙上贴有一张叫《耶稣圣心》的彩色图片和另一张叫《科夫雷童贞圣母》的图片。这些都是老伴的遗物。原来墙上还有一幅老伴的着色照片，但是让他取下来了，因为他见到遗照会感到愈加孤单的，现在照片压在了架子上他那堆换洗衬衫的最底下。

“吃的东西你有的吧？”那孩子问。

“一小罐黄米饭，有一点鱼当菜。你也吃点怎么样？”

“不用了。我回家吃去。要我帮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。待会儿我自个儿生。说不定我就吃凉的算了。”

“我把撒网拿走了，行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撒网了，孩子都记得是什么时候

把网卖掉的。可是他们每天都上演这出幻想剧。那罐黄米饭和鱼同样是不存在的，孩子也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“八十五这个数目很吉利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喜欢见到我带上一条去掉内脏净重超过一千磅的大家伙回来吗？”

“我得带上撒网去捞沙丁鱼了。你坐在门口晒会儿太阳，行吧？”

“行啊。我还有张昨天的旧报纸，我就看看棒球比赛的消息好了。”

孩子不知道所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想象出来的。不过老人倒果真从床底下摸出一份来。

“是佩利科在bodega（酒馆）给我的，”他解释道。

“我逮到沙丁鱼后就回来。我会把你的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天早上一人一半。我回来后你给我讲棒球的事啊。”

“扬基队是绝对不会输的。”

“可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呢。”

“对扬基队要有信心，小子。想想那球艺高超的狄马吉奥^①嘛。”

① 乔·狄马吉奥，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最享盛名的棒球外野手之一。

“我既怕底特律老虎队，还有点慥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呢。”

“你这样下去，就连遇上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你都要胆战心惊了。”

“你好好看报琢磨，回头跟我细细说说。”

“你说咱们要不要买张尾数85的彩票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咱们买吧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你最长的纪录是八十七天，买不买87的呢？”

“这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二回了。你看你能买到尾数是85的吗？”

“我订购总可以吧。”

“那就买它一张。得要两块五。咱们跟谁借呢？”

“小事一桩。两块五我哪儿不能借到。”

“我想我要借也能借到的。不过我尽量不跟人借钱。开头是借钱，再下去就是伸手乞讨了。”

“别凉着了，老爷子，”孩子说。“别忘了现在是九月天了。”

“也是大鱼游来的时节，”老人说。“若是在五月，什么人

下海都能打着鱼的。”

“我真的要去捞沙丁鱼了，”孩子说。

等孩子回来，老人都靠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太阳已经西沉。孩子从床上拿起条旧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盖住老人的肩膀。这副肩膀很不寻常，尽管非常苍老却依然是结结实实的，脖颈也仍然很壮实，老人睡着了，头往前耷拉，颈后的皱纹也不那么明显了。他的衬衫补过多回，因此跟那张帆一样，上面的补丁让太阳晒得褪成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人的脑袋真是非常苍老了，他眼睛闭着，脸上没有了一丝生气。那张报纸摊在他膝盖上，全靠胳膊压住才没给晚风吹走。老人光着脚。

孩子撇下他走了开去，回来时老人还在熟睡。

“醒醒吧，老爷子，”孩子说，把手按在老人的一个膝盖上。

老人睁开眼睛，片刻间，他觉得自己像是在从很远的地方走回来。接着，他笑了。

“你弄到什么啦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。“咱们这就开饭。”

“我还不太饿。”

“过来吃吧。你要打鱼，就不能不吃东西呀。”

“我有时就是不吃的，”老人说，站起来叠好报纸。然后又着手去叠毯子。

“你就围着毯子吧，”孩子说。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去打鱼。”

“你还是自己活得久些，好生照顾自个儿吧，”老人说。“咱们有什么吃的？”

“黑豆米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些炖菜。”

孩子是从露台酒店用只两屈的铁皮饭盒带来的。两套餐具插在他的衣兜里，刀、叉、汤匙，一样不缺，每套都单独用餐巾纸包着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呀。那个老板。”

“我得谢谢他才是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他了，”孩子说。“你不用再谢了。”

“我要送他一条大鱼的肚腩肉，”老人说。“他这样优待我们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“那么除肚腩肉外我还得再加上些别的东西。他真是挺关

心我们的。”

“他还送我们两瓶啤酒了呢。”

“我更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是这回给的是瓶装的，阿图埃伊牌的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。”

“太麻烦你了，”老人说。“咱们可以吃了吧？”

“我不是一直在叫你快点吃吗，”孩子很温和地对他说。
“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就打开饭盒。”

“我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。“我再洗下子手就行了。”

他能上哪儿去洗呢？孩子思忖。村里的供水处得顺着路走下去两个街口才能到达。我以后必须帮他把水打来，还得让他有块肥皂和一条好点的毛巾。我怎么这样粗心大意呢？我必须帮他再弄来件衬衫、一件御寒的夹克衫以及一双结实些的皮鞋，还要给他再添一条毯子。

“你拿来的这份炖菜味道太好了，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比赛的事儿吧，”孩子央求他。

“在美国联赛这块儿，赢的是扬基队，这我早就料定了，”老人一提这事就兴高采烈。

“今天他们可输了，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没啥。神勇的狄马吉奥状态又恢复正常了吧。”

“他们上的是另一套人马。”

“这也很正常。可是队里有他就大不一样。在另外那场联赛里，布鲁克林对阵费城，我绝对看好布鲁克林队。不过紧接着我又想起了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老公园球场里打出的那些绝妙好球。”

“再没有更漂亮的绝活了。他打出了我一辈子都没见过的那么远的击球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他常来光顾露台酒店那阵子的情景吗？我当时真想请他一块儿下海打鱼的，可是我胆子太小，在他面前张不开口。我又想让你去问，可是你也一样胆小。”

“我知道。咱们的错误可犯大了。其实他非常可能跟我们一块儿下海的。真能这样，咱们这辈子也算没白活了。”

“我倒更想陪大球星狄马吉奥下海打鱼的，”老人说。“听说他爹也是个打鱼人。没准他小时候跟咱们一样穷，能体会咱们打鱼人的事。”

“大球星西斯勒他老爹可没受过一天苦，他，我指的是老西斯勒，跟我这么大就已经在大联盟里打球了。”

“跟你这么大，我就已经在了一艘跑非洲的横帆船的桅杆前